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十六



三之二

叅政趙康靖公

公名槩字叔平應天府虞城人中進士  
第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知漣水軍入  
為開封府推官知洪青滁州召修起居  
注以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知制  
誥出知蘇州入翰林為學士復出知鄆  
州徙應天府拜御史中丞為樞密副使  
叅知政事 神宗即位以觀文殿學士  
知徐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後十五

年卒年八十六

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  
文人劉筠戚綸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  
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為不及

翰撰神  
道碑

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  
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

家神道  
碑

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奭者挾持郡事肆  
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

賊配流已而選充者奭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有變公笑不荅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賊具奏徙奭歙州一郡股栗

神道碑

知青州賦稅未入中限勅縣不得輒催科是

歲夏稅先一月辦

神道碑

原叔曰趙槩與歐陽脩同在館及同修起居

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之及脩除知制

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脩甥嫁為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脩時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罪去與甥亂 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者槩乃上書言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閏房曖昧之事輕加汙讟臣與脩蹤跡素踈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

之脩終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  
譬槩令求出迺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  
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不  
可超越奏雖不報持論美之記聞

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公乞以封  
母郡太君宰相為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  
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  
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改知審官院判  
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  
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

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旦夕為學士可少  
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神道碑

女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曰清言不妄  
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  
治之得其實乃誅清神道碑

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  
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  
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  
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為高  
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

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神道碑

公爲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強勉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躡公爲知制誥人謂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言獨公抗章言脩無罪爲仇人所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仇人報怨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旣

老脩亦退居汝陰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爲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預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嘗舉張浩浩以賊敗竄海上公坐貶六年而憐浩浩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賜給之代馮浩爲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爲大略如此至於敦尚義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神道碑

蘇內翰軾銘公之碑曰惟古任人仁義是圖  
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  
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  
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  
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効此子喋喋巧諛  
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爲監于暴秦  
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以聖繼  
神於穆仁祖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  
佞人豈獨左右刑於庶民惟時趙公含德  
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  
不懌帝嘉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  
佐三葉濟于艱難不寔不跋公在朝廷靖  
恭寡言不忤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兒有  
恥而悛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  
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三之三

叅政吳文肅公

公名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初舉五經後舉賢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入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出知密州還修起居注遷知制誥知壽州入爲翰林學士權發遣開封府出守鄆復入翰林拜樞密副使神宗初拜叅知政事尋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薨年五十八

始公爲少吏晝則治公事夜輒讀書嘗不寐者積二十餘年性旣開敏彊記不忘作爲文章實覈有法度繇是中外大臣交口稱薦及遷太子中舍自以朝臣得言事於是上疏論取士法及時政得失九事又欲召

見口論事

仁宗深器之

劉貢父撰墓誌

公始對策極論內降恩澤之爲蠹政也及在諫官遂專以禁切左右於是近臣有承用中旨而不言者坐而下遷及群臣有因事僥倖雖已得官皆褫奪之朝廷爲肅然御



史有言事非其實者詔詰問從誰受公奏言御史擇於風聞以言事朝廷用之救過失使其擇之不詳朝廷能容容之不能罪之可也若求主名則後莫有以事告御史者矣是自蔽塞其耳目也 上立罷不問是時郭承祐以舊恩爲宣徽使知應天府事數妄作不中法度又張堯佐以後宮戚屬自三司使爲宣徽使公連上疏極諫終之承祐奪宣徽使堯佐出知河陽是後遂不復遷官 上又著令后妃之家不得爲

執政官云其他排擊非義救解過失條舉善政顯用才士巨細疏密苟爲有知必言言之不從未嘗但已也時因天變爲 上推致休咎而舉人事消復之應 上常聽受之

墓誌

奉使契丹虜中群臣爲其主加稱號謁公使入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預也不爲往虜主畏其守義甚重之及還中路與虜使遇虜人衣服以金冠爲重而紗冠次之其與漢使接衣服重輕皆有以相當至是虜

人紗冠邀漢使盛服公不許亦殺其禮坐  
是二事出知壽州

墓誌

公明於從政歷兩郡皆著治稱及領京師富人孫氏京師大豪辜椎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產及其婦女公發其宿罪徙之遠方豪猾斂手聲聞赫然

墓誌

初仁宗皇帝春秋高而皇嗣未立公自爲諫官即爲上言天下大計願早有所係其後因大水日月蝕之變又以爲言及爲學士因奏事上留語曰將有所置以維

二二九二二二

三三三

三

廿九

大本公再拜賀因復進勸已而皇子薨遂定英宗即位再遷禮部侍郎公辭不拜詔報不許曰卿在西掖有儲貳之言人乃知公

嘗密謀定計也

墓誌

神宗初立以公爲叅知政事執政言樞密副使陳升之有輔立陛下之功上曰吳奎輔立先帝其功不大乎未幾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韓琦曾公亮不押文德殿班因肆言詆琦以爲跋扈琦待罪家居公勸上黜陶上手詔除陶翰苑公復疏

陶險躁妄摧辱大臣不宜在朝廷并自劾  
違詔待罪陶亦上疏詆公附宰相乃出陶  
知陳州而公亦出守青州

神宗問政府地震之變曾公曰陰盛 上曰  
誰為陰曾公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  
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  
上問長文長文曰但為小人黨盛耳 上

不懌

溫公  
日錄

韓魏公嘗去吳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  
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所知曰

三百九

三十三

四

余山

王安石必強性很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

言

魏公  
別錄

公初與鄉人王彭年善稱道其能為致名官  
彭年客死于京師公使長子主喪事周恤  
其家嫁其二女焉及它姻族有不能自存  
者為畢嫁娶又數人以錢二十萬買田北  
海號曰義莊以賙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  
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烏乎可謂

篤義君子矣

墓誌

三之四

叅政張文定公

公名方平字安道宋城人明道二年以  
茂材異等擢爲秘書省校書郎知蘇州  
崑山縣又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中選  
通判睦州召知諫院知制誥除翰林學  
士爲三司使坐事出知滁州徙江寧府  
杭州入判流內銓知滑州移益州以三  
司使召還復出知南京帥秦州 英宗  
初召還翰林爲學士承旨 神宗即位

除叅知政事丁父憂服除入覲知陳州  
徙南京過闕除宣徽使知青州公以  
英宗所書立 神宗十五字進遂詔歸  
本院供職除中太一宮使久之復請去  
乃易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請老以太  
子少師致仕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  
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  
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  
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  
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共薦

之蘇內翰  
撰墓誌

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爲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旣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舍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

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方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於姑息遂決計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略以爲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旣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爲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

渭而夏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

墓誌

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關郡縣無備乃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箭手爲宣毅保捷指使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所刺兵二十餘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至

爲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爲恨

墓誌

元昊旣叛陝西四路置帥夏英公竦爲總帥居長安不臨邊精兵勇將得留寘麾下四路戰守出入皆取決焉旣遠不及事而四路負敗罰終不及總帥知制誥張公安道爲諫官言自古元帥無不身自對敵雖齊桓晉文霸主亦親履行陣至於將佐有敗元帥必任其責諸葛亮爲大將軍馬謖之敗降右將軍此古今通義也今夏竦端坐

長安未嘗臨敵諸路失律一皆不問有總帥之名而無總帥之實乞據四路敗事加以責罰而罷總帥使四路帥臣自任戰守之計有事干它路者遞相關報隨宜救應於事爲便朝廷從之英公降知別州而四路各任其事蓋始於此

龍川志

慶曆元年西方用兵已六年矣上旣益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正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致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

三百丹八字

三之四

四

五十九

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救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曲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言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

墓誌

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爲尹者皆置版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了無遺忘吏民大驚以爲神不敢復欺

墓誌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名御

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

元昊故為荅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

難拒絕 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

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

之小恙而失久和之強虜也封冊元昊而

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

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

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

虜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

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

之歡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

隙朝除則封冊莫行矣如此於西北為兩

得時人伏其精識墓誌

宰相賈昌朝與叅知政事吳育忿爭 上前

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公代育公怒

叱遣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

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墓誌○又荆公曰錄云

好進嘗自干 仁宗求為執政荆公言方平為  
御史中丞專附賈昌朝誤 仁宗賞罰甚衆

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推河北鹽既立法矣而



未下公見 上問曰河北再推鹽何也

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推

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

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

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推乎 仁宗

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

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

出也 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

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者七日

以報 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

其下必稽首流涕

墓誌○又龍川志云河朔地

周世宗常推海鹽共得三十萬緡民多犯法極苦之

緡而罷推法 藝祖許焉今兩稅外食鹽錢是已

及 仁宗朝王君貺為三司使復議推法未定君貺

去職張安道繼之具本末以奏且曰河朔歲有河堤

國信之勞比諸道為苦恐不宜復推鹽以困之 仁

宗驚曰朕不知也柰何重困河朔生靈卿為朕讓數

朕恐河朔軍民復食貴鹽所請宜不行時賈魏公昌

朝留守北都聖語至即刻石於府園騎山樓瘦木亭

上及賈公再守魏而提點刑獄薛向密奏乞行權法  
託以它事入議朝廷許之賈公具知其計及其還置  
酒邀之中食引至騎山瘦木亭相對酒五行無它語  
向顧見石刻知事已露遂不復議推事魏人以此深  
德賈公○又筆談亦云 太祖嘗降墨勅聽民賈販  
唯收稅錢與  
龍川志同

慶曆中衛士夜逾宮垣爲變 仁宗旦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爲公見執中言漢馮婕妤好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 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敬從公言而罷

墓誌

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之公言自祥符以來萬事情弛務爲姑息漸失 祖宗之舊取士

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旣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旣窘則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且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嶮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吏胥僮奴皆可以名御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腹爲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

墓誌○又龍川志云張公安道嘗為予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為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它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為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俊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為竒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為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奇喜事之人盛矣申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舊俗意雖不喜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冲淹三人以才能為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為政富鄭公入叅政事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為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為賢下以傲誕為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然予以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其二徒見今世朝廷輕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敝也大臣恣為非橫而下無由能動其害亦不細也使丁晉公之時臺諫言事必聽已如仁宗中年其敗已

久矣至於申公非諸公並攻其短其害亦必有甚者蓋朝廷之重輕則不在此誠使正人在上與物無私而舉動適當下無以議之而朝廷重矣安在使下不得議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深患也可則從之否則違之豈害於重哉西漢之初專任功臣侯者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使賈誼董仲舒皆老死不得用事偏則害生故曰張公得其一不得其二由此言之也

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賊而副

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以公代昇公力

辭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

可為也昇以故得不罷墓誌

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

是方以為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

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  
欲來寇蜀攝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驚擾  
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  
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  
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嶮不通其間皆雜  
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  
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  
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  
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  
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

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  
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  
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  
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  
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

今紀之

墓誌

公初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  
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京師  
無山河之險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  
食恃漕運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

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為功河日湮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請施行之退謂公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詳矣其後末期而京師有五

年之蓄

墓誌

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閔士馬築堡葺築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公即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

三十一

三十四

十

吳先

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為輕舉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為先事之備

矣

墓誌○按温公集有論張方平守邊輕易狀言其  
姦檢貪猥士論共知在秦州貴倨下情不通臣罪  
其素無備不罪  
其過為備也

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

墓誌

神宗即位召見側門公曰 仁宗崩厚葬過  
禮公私騷然請損之 上曰奉先可損乎  
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 天子之孝  
也 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秩  
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  
不能支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

七八墓誌

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叅知政事吳奎與之  
辨 上欲罷奎且諭公曰奎罷當以卿代  
公力辭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

三百五十一

三之四

一一

三六

不復起琦勲在王室願 陛下復奎位手

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及奎罷竟以公代

之墓誌○又温公集有二劄子論方平姦邪貪猥  
嘗為包拯所論事迹甚多温公由此罷臺職云

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

石不可用

墓誌○又記聞云 上將召用介甫訪  
於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為承旨獨

言安石言偽而辨行偽而堅用  
之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

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率欲以豐財  
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  
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  
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

自焚之憂 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即行矣 上亦悵然

墓誌

公在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犍以孤城力戰保此州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爲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祠

墓誌

延和殿賜坐問 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

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 太宗平并州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謙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三邊皆擾朝廷始旰食矣 眞宗之初

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  
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 祖宗之  
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  
拓之議皆行嶮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  
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 陛  
下任其患不可聽也 上曰慶曆以來卿  
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  
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 上  
驚曰爾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  
遣泛使蕭禧來 上問虜意安在公曰虜

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實不  
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 仁宗命二府  
置酒殿廬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目  
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虜願如故事  
令大臣與議無屈 帝尊與虜交口禧至  
以河東疆事爲辭 上復以問公公曰嘉  
祐二年虜使蕭卮嘗言之朝廷討論之詳  
矣命館伴王洙詰之卮不能對錄其條目  
付卮以歸因以洙藁上之禧當辭偃蹇卧  
驛中不起執政未知爲言公班次二府因



朝謂樞密使吳充曰禧不即行使主者日致醜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擻虜中可也充啓用其說禧即日行

墓誌

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二府觀焉熙寧中張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脩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

上善之

談叢

上數欲廢易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措足之地矣

墓誌

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

墓誌

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

府不可為陪臣屈詔獨遣少尹

墓誌

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徒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則社稷之福也且交趾風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溫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

墓誌

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鬻之官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侮慢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

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

得鬻

墓誌

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用兵起獄尤為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籍口矣上為感慟至求樂之敗頗思其言

墓誌

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四之一

樞密胡文恭公

公名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中進士第  
爲真州揚子尉召試爲館閣校理通判  
宣州知湖州爲兩浙轉運使召還修起  
屋注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嘉祐六年拜  
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英宗即位出  
知杭州 神宗初以疾告除太子少師  
致仕命未至而卒年七十二

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將抵

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箠楚不敢言公  
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  
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  
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  
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歐之婦與吳姓姦姦  
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公之精

誠格物蓋如此

胡宗愈  
撰行狀

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民錢數千萬  
安定先生胡公瑗始教授於其間未訖滕  
公罷去羣小斐然謗議以爲滕公用錢有

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謀有不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觀俟其去廼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哉一坐大慚為公書公廼闢齋廳於學之東增舍益弟子負安定先生之教得盛於東南東南之士知本經術行義以為學者公之力為最多

行狀

未幾丁母憂毀瘠終制逾三年不屈於內時人比之孟獻子

行狀

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

三十一

八四之一

八二

長共

輿斥出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知制誥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

歐陽

公撰墓誌

公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臣笑語謹譁獨正顏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名御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

墓誌

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

籍舉行公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

墓誌○又行狀云公謂廉恥之責當

先士人功舊之甄宜厚武士邊防偏裨京師將校年七十者衆其間曾經行陳立功伐一旦下令悉令告老沮立功之心解守邊之體非所以爲國養恩也時包公極親建此議屢以詞氣折公公論不可奪朝廷卒從公議

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

三四之一 八二

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

歲之制 墓誌

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 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德而

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空修  
火祀事下大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  
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  
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  
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  
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  
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  
北二虜中國之陰也空爲之備不然必有  
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  
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易艮少陽之位

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  
氣損泄故陰勝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  
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  
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  
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  
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  
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空用迭配如初詔  
其後并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  
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闕伯  
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沉於臺駘

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  
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  
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  
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 太宗削之不使  
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墓誌  
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 上公與同  
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  
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  
小失不足白 上以累才公不可至上  
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 仁宗

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  
謂公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 上緣是  
不得奈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  
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  
忍絲髮欺君以喪平生之節爲之開陳聽  
主上自擇耳同列驚曰某從公久乃不知  
公所存如此狀行

涇卒以折支不給出惡言欲爲亂其後斬二  
人黥四人亂意乃息委公置獄治三司吏  
不時計度三司使護吏不肯遣公曰涇卒

悖慢誠其罪然折支軍情所繫積八十五  
日而不與則三司豈得無罪耶 陛下以  
包拯近臣不令置對可謂曲法申恩而拯  
猶不自省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而綱  
紀益廢矣拯懼立遣吏就獄行狀

上命公爲青詞禱諸陵山川以求儲嗣公上  
疏 仁宗謂漢文帝二年有司請豫建太  
子是時文帝已有元子猶對有司稱楚王  
吳王淮南王皆秉德以陪朕何爲不豫哉  
太祖皇帝感 昭憲太后遺言捨魏王而

立 太宗其神武英斷自開闢以來未之  
有也 陛下必待聖嫡然後擬議非屈安

思危之道願察宗室之賢者立之則儲位  
定而人心安矣 仁宗感悟遂罷祈禱行狀

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

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而後卒如其言

然 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

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

御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

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猷之曰變



法古人所難不務守 祖宗成法而徒紛  
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  
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  
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  
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空分  
爲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  
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空守 祖  
宗之約不空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  
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議論類皆如此

墓誌

公在樞府夏人入貢至都門伴送者以不去  
蒲撾不與入夏人以舊例不肯去紛爭不  
已公訪知其實見富丞相曰蒲撾舊例彼  
不敢去而以死爭正慮得罪於本國耳今  
彊去之徒使其曲在我非綏懷之意也即  
與富丞相入奏許之延州遣指使楊定押  
伴西人入貢因獻取橫山之策朝廷議以  
定爲宣事舍人委定經制西事公力爭曰  
定貪狡多詐爲國生患不空驟加進用其  
命遂寢其後復以定領前職知保安軍定

果與西人通謀多受寶貨西人責其背約  
誘至境上而殺之狀行

公尤重章郇公之爲人謂郇公爲宰相五六  
年及死之後天下不見其黨與偏私之迹

云狀行

公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  
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  
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  
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  
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墓誌

三十一卷

八四之一

八

吳按

客有造胡文恭公者具公服鞞板而忘記不  
易帽胡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色

動呂氏家塾記

胡文恭公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館  
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  
命士人當脩身俟時無爲造物者所嗤世

以爲名言澠水燕談

四之二

端明蔡公

公名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中進士  
甲科慶曆初除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政  
事有急者至一夕三上疏四年以親老  
出知福州遂爲福建路轉運使丁父憂  
服除復修注知制誥知開封府出知泉  
州再知福州召爲翰林學士三司使出  
知杭州遷端明殿學士徙知應天府未  
行丁母憂以疾卒年五十六

八四之二

八

吳棫

范仲淹貶知饒州余靖上疏論救尹洙請與  
同貶歐陽脩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皆坐貶  
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記其事四賢謂  
淹靖洙脩不肖謂若訥也其詩播于都下  
士人爭傳寫之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契  
丹使至密市以還後張中庸使北幽州館  
舍中有寫歐陽脩詩於壁者

政要

慶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  
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  
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

謀猷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記聞

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迴避權倖畏歛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

革弊修廢而天下竦然知上之求治矣

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

補益為尤多

歐公撰墓誌

御史唐公介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

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

墓誌

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

帔以寵之

墓誌

慶曆三年九月諫官蔡襄上言兩府私第毋得見賓客若欲詢訪天下之事采拔奇異之才許臨時延召詔旬休許見賓客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脩又上言兩制以上毋得詣兩府之第詔從之

記聞

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兼青齊一路安撫使率民錢數萬貫修城民間苦之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遣青齊捉賊傅永吉掩擊盡獲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爲

能超遷閤門使入見上稱美其功永吉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執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中謂宰相曰陳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以執中叅知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上言執中剛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上乃命中使賫勅告即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諫官復上

殿上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  
朕已召父矣諫官乃不敢復言執中既至  
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爲相賈昌朝與執  
中叅知政事允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蔡  
襄孫甫所言旣不用因求出下中書中書  
共奏云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旣奏  
上頷之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襄甫且供  
職衍及得象旣署執中不肯署曰鄙者  
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  
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奏云衍黨顧

二人苟欲令其在諫署欺罔擅權及臣覺  
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懷姦不忠明  
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  
遣賈昌朝爲相襄知福州甫知鄧州頃之  
得象亦出知陳州執中遂爲相記

公爲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至則禮  
賢勸學除其甚害徃時閩士多好學而專  
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  
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  
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

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而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徃徃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祕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耶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

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旣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

墓誌

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公昼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發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宇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

條目皆可法墓誌

蔡侍郎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為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公為一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為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為鑒也臣脩亦啟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

陛下曾觀之否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偽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為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嫉忌臣者乃偽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閣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



由是而言 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偽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為信

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歐陽公奏事錄

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

以哭盡哀乃止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

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

事既聞 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

自辨退亦未嘗以語人墓誌

公為文章清道粹美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

為人書 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

三百十 八四之二 八七 月氏

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

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曰此待詔職也墓誌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

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蘇氏談訓

襄性忤刻用刑殘酷知泉州時嘗以叔母喪不

在式假通判黃汨攝州事與晉江令章拱

之置酒作樂襄陰怒之即招拱之事械送

獄拱之坐是除名竄流其弟望之累詣闕

訟寃久之乃得雪朝廷不直其所為而士

亦以此少之

四之三

尚書王懿敏公

公名素字仲儀以父旦遺恩補官召試  
賜同進士出身歷知濮鄂州召還知諫  
院擢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  
徙知渭州坐事落職知汝州以樞密直  
學士權知開封府出知定州成都府復  
入爲京尹以端明殿學士再知渭州乞  
換武職改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復以  
學士知太原府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

六十七

仁宗方留精政事思聞朝廷得失御筆親除  
諫官而歐陽脩蔡襄余靖與公相次進用  
公起少年遇事感發嘗言禮部取士不詢  
采行實顧文辭漫漶不足以應務請郡國  
置學擇明師使通知經術稍近三代里選  
之法自景德以來較今內外無名之費數  
倍于前請置官三司量一歲所入其用非  
急者皆省去之會皇子生議欲因赦百官  
進官大賞賚諸軍公又言方元昊叛契丹

數有所求縣官財用不足宜留金繒以佐邊費 官爵以賞戰勞其議為公止 仁宗御天章閣出手詔問兩府大臣所以興治革弊之方公又大疏時政姑息十餘事皆人所難言者末以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為戒它日曲召公等四人面諭曰卿等皆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特皆賜章服

玉撰墓誌

仁宗問王懿敏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下臣其敢言 帝曰姑言之懿敏

二〇九

八四之三

八

周佐

曰唯官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

帝憮然有間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

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士大夫皆

舉笏相賀或密以聞 帝益喜曰吾之舉

賢於夢卜矣

聞見後錄

慶曆中京師旱諫官王公素乞親行禱雨

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

曰臣非太史然是日必不雨 帝問故公

曰陛下幸其當雨以禱不誠也不誠不

可動天臣故知不雨 帝曰明日禱雨醴

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憚暑不  
遠出邪 帝每意動則耳赤耳已盡赤厲  
聲曰當禱西太一宮公曰乞傳旨 帝曰  
車駕出郊不預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國初  
以虞非常今以太平預告但百姓瞻望清  
光者衆耳無虞也諫官故不扈從明日特  
召公以從日色甚熾埃霧漲天 帝玉色  
不怡至瓊林苑回望西太一宮上有雲氣  
如香煙以起少時雷電雨甚至 帝却道  
遙輦御平輦徹蓋還宮又明日召公對

帝喜曰朕自卿得雨幸甚又曰昨即殿庭  
雨立百拜焚生龍腦香十七斤至中夜舉  
體盡濕公曰 陛下事天當恭畏然陰氣  
足以致疾亦當名御 帝曰念不雨欲自以  
身爲犧牲何名御也聞見後錄

公言王德用進女口事 帝初詰以宮禁事  
何從知公不屈 帝笑曰朕 真宗之子  
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它人比德用實進  
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  
恐在 陛下左右耳 帝即命宮臣賜王

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出內東門  
訖奏 帝泣下公曰 陛下既不棄臣言  
亦何遽也 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  
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宮女已出  
內東門帝動容而起 聞見後錄

公爲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時初置按察諸路  
皆以苛爲明獨公爲不苛然貪吏有自投  
劾去者 墓誌

權知開封府至和二年秋大雨壞蔡河水入  
都城密詔軍吏障朱雀門公違詔止之曰

方 上不豫軍民廬舍多覆壓奈何障門  
更以動衆耶 墓誌

知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  
之費前後日加豐而不知約故輸者亦加  
困而不能勝公爲一切裁約之省其費過  
半鐵錢唯行於兩川歲加鑄不止故錢輕  
貨重商旅不行公爲罷鑄十年而物價以  
平利州路饑公遣發廩賑捄民得無流徙  
詔適下而公奏至上數稱嘉之公爲政  
在便人情蜀人錄公所行爲王公異斷 墓誌

治平元年秋虜寇靜邊寨圍童家堡天子西  
憂以公爲端明殿學士又知渭州於是番  
酋故老皆歡呼越境望公之來比公馳至  
則虜解圍去矣公屢帥涇原馭將卒有恩  
無不得其歡心又善料敵情故塞下戍常  
少而積粟至十餘年嘗廣渭之西南城濬  
隍三周屬羗間以土地來獻公悉募置弓  
箭手其行陣出入之法身自督教之其居  
舊皆穿土爲室寇至老幼多焚死公爲築  
八堡使足自保所部東西兩路巡檢比分

領弓箭手不得自便公曰此豈前日募民  
兵意耶悉使散耕田里遇有警則發之故  
其士氣勇悍它路莫能及原州蔣偕說宣  
撫使范仲淹築堡大蟲嶢堡未完而爲明  
珠滅臧伺間要擊之偕輒從間道遁歸伏  
庭下當以軍法論公貫令復往總管狄青  
曰賊方据險設覆以待官軍偕輕而無謀  
往必至敗公曰偕死則君往青計不得行  
偕卒能以死致其酋宗所築堡而還番官  
密厮哥本天水羗也嘗爲賊用始州欲羈

縻之因請以爲十族巡檢及下公議即聲其罪械還本族旣而叛去諸將曰不重購之後必爲邊患公曰吾在邊虜未嘗敢輕入彼廝哥何爲也公一日燕堂上邊民悉驚走入城諸將曰使姦人亦從而入必將舉而內應不若拒之弗內公曰若拒之東去勢必搖關中當且內之固知虜不敢犯我此必有姦言動之者乃下令曰敢復有言虜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其傳果妄也諸將皆服

墓誌

知太原府會汾河大溢公曰若壞平晉遂將灌州城乃命先具舟楫築堤以扞城一夕水果至人得無恐晉荐飢公勸大姓出粟活殍者十餘萬人

墓誌

公少感槩有大志人不敢以貴游子弟遇之及在朝敢言天下事數擊姦佞是時朝廷患政事因循日久二三大臣因與共謀盡更前之所爲而間至於不次用人於是論者皆指以爲朋黨及大臣者去人莫敢以爲言公常獨言富弼韓琦范仲淹皆有重

望宜復召用處之以不疑 仁宗嘗命公  
悉上為御史諫官時所言事留觀殿中墓誌  
初王素與歐陽脩數譽富弼於 上前弼入  
相素頗有力弼既相素知開封府翼弼引  
已登兩府既不如志因詆毀弼又求外官  
遂出知定州徙知益州復還知開封府愈  
鬱鬱不得志厭倦繁劇府事多莽鹵不治  
數出遊宴素性驕侈在兩州皆以賄聞為  
人無志操士大夫多鄙之開封府先有散  
從官馬千馬清善督察盜賊累功至班行

府中賴之或謂素二馬在外威福自恣大  
為姦利素奏悉逐之遠方於是京師盜賊  
屢發求捕不獲臺官言素不才亦自乞外  
補朝廷因而罷之聞記

素少長席富貴豪縱浮侈畜聲妓誇客然一  
時當路要人多其父時所引拔素亦善自  
交結又其為吏知大略少時擊斷敢行皆  
足以發身及晚節官顯志得益頹靡在開  
封府弛慢意不在事 英宗嘗對執政語  
及之云



素自筮仕所至稱為能吏既升臺憲風力愈  
勁嘗與同列奏事 上前事有不合衆皆  
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 帝曰  
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鵲名賢詩話



